

知味

郑州地理

戚戚牙

★贾国勇

戚戚牙有着倔强的生命力。经暖暖的春日照耀,铺天盖地的戚戚牙就从地皮儿下面钻了出来,染绿了农村的田间地头,沟沟坎坎。这是一种贴着地皮儿生长的野菜,地皮儿下面布满了如蛛网般的根茎,向四面八方延伸。更像是耐割的韭菜,一茬茬地割,一茬一茬地生。昨天人们采摘戚戚牙的地方,一场春雨过后,又冒出了嫩绿的幼芽来。

戚戚牙是野菜的一种,和荠荠菜、面条菜、马齿苋比起来,生长的环境不过更随便罢了。田间地头,或者是路沟边、房屋后,甚至是乱坟地,都能看到戚戚牙的身影。不过,即使是在那些物资供应不甚充裕的年代,戚戚牙也不是人们爱吃的野菜。其味道苦涩,即使是经过了焯水,吃在嘴里依然有淡淡的苦味,更不用说来自大自然的芬芳了。除了味道发苦之外,戚戚牙还有一种让人不能接受的毛病,她的叶子上长满了尖锐的刺,一不小心,会刺破采摘者的手指肚,沁出一滴鲜红的血珠。所以,采摘野菜的时候,人们对戚戚牙畏惧三分而不屑一顾。因为很少有人采摘的原因,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戚戚牙生长得非常旺盛,放眼望去,随时都可以找到她的存在。不像荠荠菜、面条菜、马齿苋这三种野菜难以寻找,转悠一下午也只能采摘半竹篮子。

戚戚牙的学名叫小蓟,概因为蓟的谐音,在故乡才有了戚戚牙的俗称。因其含有丰富的生物碱、挥发油、大蓟甙、柳穿鱼苷等,对溶血性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,被人们称之为生长在田间地头的“创可贴”:掐下戚戚牙叶子在手中,揉搓得软软的,绿色的汁液开始浸出来时,就可以敷在创口止血了。年少的时候,我患上了流鼻血的毛病,整个人面黄肌瘦。村里的赤脚医生介绍了一个土方子:春天的时候,采摘嫩嫩的戚戚牙叶子收藏起来。鲜嫩的叶子揉搓了可以堵塞鼻孔止血;晒干后,可以用来泡茶喝。就这样,在不知不觉中,爱流鼻血的毛病竟悄然痊愈了。

后来,因为受到外来的刺激,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不过,每到春天,疯疯癫癫的母亲总会忘记去地里来采摘戚戚牙。为了去除戚戚牙的苦涩,母亲会把拌了面的戚戚牙在阳光下曝晒很长一段时间,直到戚戚牙晒得软软的,外面的面粉紧紧黏在上面,才放进锅中去蒸。用这种方法蒸出来的戚戚牙,不仅苦味儿减少了很多,吃起来还有一种筋筋的感觉,比起其他的野菜更有嚼头。这让我转变了对戚戚牙的成见。蒸戚戚牙的母亲面容神圣,没有了精神病人的痴呆,那种天生的母爱表情,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。

在举家搬迁至这座城市之前,每到春季,我会和孩子们一起去野外采摘戚戚牙蒸菜吃,给他们讲我童年的故事,尽管他们听得极不耐烦,不过,我用母亲的方法蒸制的戚戚牙却能让它们垂涎欲滴,也只能憋屈地听着我讲故事边采摘戚戚牙了。

这些年来,各种各样的野菜开始走俏都市,一些有商业头脑的农民还开辟出专门的土地来种植戚戚牙。故乡的亲戚告诉我,商人到村里收购野菜时,戚戚牙的价格总是比其他的野菜贵上两倍,一斤戚戚牙顶得上两斤麦子的价格。所以,出现在城市超市里的戚戚牙也成了珍稀之物,但跟装了心购买,也不过是解解馋而已,无法如童年时那样大块朵颐。

汉字里有那么一部分字原本只一个读音,只用于表达一个地名、物名,后来又延伸出别的意思,一般与原来的名词意思相关。这样的字,在今天往往属于生僻字,已很少使用。例如“畹”,读“Xiao”,基本释义是皎洁、明亮的样子。而最初据说仅用于表达畹泽这个地名。

畹泽是古代一处大泽的名称,位于郑州东南部,是圃田泽的一部分。今天的郑州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,干燥少雨,然而在3000年前,这里却气候湿润,森林成片,水乡泽国面貌如同今之江南。那时候,郑州地区的大泽,著名的有滎泽、圃田泽、崔苻泽等。除了滎泽在今之郑州西北部,其余两个均在郑州东部。这些大泽如今都消失了,郑州东的中牟县北部,至今仍有水草丰茂,烟波浩渺,或许就是大泽的遗韵。而中牟县南部的畹泽,早已荡然无存。

历史记载,春秋时期的畹泽有上万亩,在今天的中牟城关南30公里,覆盖中牟、尉氏、新郑三县交界一带,最南延至洧川、长葛县城。勘探发现,中牟黄店附近为畹泽东北岸,向西南水滨愈重,其丰沛浩瀚的水面到宋代还存在。明代时环境巨变,郑州地区开始干旱,风沙严重,水面萎缩,大泽的水面各自断开,形成所谓中牟“八泽”。八泽多在中牟县北部,县南独有畹泽。畹泽萎缩迅速,为了保住这片区,知县陈幼学、韩莫光等明清时期中牟主政者相继筹资疏浚,但到清朝中期,还是淤没了。

畹泽存在的几千年,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岸边百姓,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

正史对畹泽的记载不多,畹泽岸边的民间传说却很丰富,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孔圣人称为畹泽起名字的故事。据说春秋末期礼崩乐坏,孔老先生欲为圣明除弊事,为万世开太平,不惜衰朽残年,携徒带书,牛车劳顿,风尘仆仆,周游列国,磨破鞋底,传播他的治国理政理想,也就是仁政思想。他离开鲁国一路向西,过卫国,穿宋国,跨陈国,抵达郑国国都新郑的东部屏障马陵岗时,迎着上午太阳火辣辣的光,以手遮额,向东眺望,蓦然望见一大片茫茫的水,波光粼粼,云影天光,风景无限,顿觉胸怀开阔,心旷神怡,情不自禁感叹道:“白茫茫者,畹也。”于是,这个大泽就拥有了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名字

——畹泽。于是,大泽周围的坡地、隙地中的高岗都有了名字:畹泽坡、畹泽岗、畹泽保、畹泽里……

圣人首称的畹泽今天渺无踪迹了,曾经的水面成为肥沃的土地,但与畹泽关联的土地上的地名还在标记着土下的水泽:湾王、跋刘、跋赵、跋欧、野王、野张等,都是水岸边的村庄。这些地名还在怀念着水泽。

因为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起的名字,畹泽周边的百姓很注重耕读传家。畹泽坡的中心地段有个千年名村,叫畹店,村里有“百忍堂”、张家和孔家等,都是有名的书香门第。音乐家孔建华被称为“东方魔笛”,他的著名笛子曲《故乡的回忆》,怀念的就是畹店。畹店村是三县交界一带的名村,其文明村风,也早已成为畹泽一带的传说:村里童叟无欺,别的村械斗,亲戚来畹店村求援,畹店人不是参与械斗,而是劝和息事。文明带来富裕,畹店村成了周围村庄人的向往之地,争相跟畹店人攀亲结缘。

畹泽之畔的冉家村,据说是孔子学生冉有的后代所居,出了明代政治家冉鼎、冉崇礼,清代理学家冉甦祖等。此外,元代政治家、军事家张珪,明

代政治家张孟男、文学家张民表来自畹泽岸边的土墙村;铁府村是明代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忠臣义士铁铉的故里;冯杨村是华东野战军优秀指挥员、新中国第一任中牟县长冯国彦的故乡。

中牟县南多是黄沙流动的沙乡,拜畹泽所赐,马陵岗一带却是硬沙地、红黏土、裂隙石多层叠加的土质,土壤中贝壳累累。韩家坡的黑胶泥地,不仅适合种植庄稼,还是烧砖旋瓦的优质材料。董墙村的盐碱湿地如同盐池,可以煮制烧碱。

沧海桑田。畹泽变成了原野,国际航空新城的发展蓝图聚焦在古畹泽的大地上,郑州高铁南站就选址在畹店村的街巷,畹泽坡、畹泽岗完全融入了都市,与城区融为一体,孔老先生有知,定会再叹“逝者如斯夫”。

古泽的湖水、坡地的庄稼、岗陵的民居、“百忍堂”、土墙、铁府,再有的传人,都随时光演变,由实物升格为文化符号,进而为精神符号,珍藏于历史,或被高速行驶车载着,把畹泽的新辉煌展示到全世界。

茫茫畹泽,飞鸟远影,化作大地深处的泉源,仍在滋润着这方土地,养育着这方人民。



归(国画) 刘洪海

他与她的相识是在市人民医院。

那一次,在一场扑火的任务中,他冲进火海,接连救出三个人,又返回现场时被一股热浪击倒,所幸戴着防护面罩,未伤及面部,只是胳膊、胸部有不同程度的灼伤。她是照顾他的护士。住了一个月的医院,两个人的关系有了质的提升,由最初的护士和患者的关系,升为男女朋友关系。

起初,他还有点犹豫,说:“我是消防兵,平时的工作很危险……”

“不吉利的话不许说。”她用小手捂住了他的嘴。从他平时的谈话中,她已经了解到,他的两个战友都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出了意外。

他扒开她的手,喘着气说:“再捂一会儿我就‘酒驾’了。”

她扑哧一声笑了——自己的手刚用酒精消毒。她说:“嫁给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,但我乐意。你知道吗?当年咱这里送新兵打出的那条横幅就是我的主意。”

“哪天?”他扑闪着眼睛,他真的不知道。他才入伍两年,还是个新兵蛋子。她嗔他一眼,张了张嘴欲言又止,便给他回复了一条微信。微信的内容是:

还有种观点认为,“五谷”中的稷,指的是高粱。如今的餐桌上,高粱成为不多见的“稀客”。即使我国的中部地区,掺了高粱面的花卷、窝头也不是主流食品了。而在曾经以高粱米饭为主食的东北地区,它也已“隐退”。更多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,则是化作蓝色液体的高粱——白酒。在我国诸多白酒的配料表中,高粱都是绝对的“A角”。

高粱籽粒外皮含有大量的单宁,这是其适合酿酒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但单宁入口有苦涩的感觉——葡萄皮和葡萄籽苦涩的口感正缘于其富含的单宁,红葡萄酒的口感也主要来自发酵氧化的单宁。单宁与蛋白质结合形成的胶体又难以消化,所以它作为粮食的口感较差,一直都不被人们喜欢。但在我国粮食史上,尤其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,高粱的地位却相当高。

相关出土文物及农书史籍证明,高粱种植最少也有5000年的历史。多数研究者认为,高粱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,传入印度后再进入我国。至今,非洲还是高粱变种最多的地区。在1936年斯诺顿

想你的时候问月亮

★侯发山

嫁人就嫁兵哥哥。他的心里像平静的湖水一下下荡漾开了,这才接受了她。

等到两个人步入正常的恋爱轨道。他才发现,她的工作比自己还要忙,每天从没按点下过班,微信都没时间回复。只要他有时间,每次在医院门口等,都要等到月上柳梢头。他算得上一个暖男,在等她的时候,手里提个保温桶,有时候是饺子,有时候是馄饨,有时候是米线。

她下了班,看到保温桶里热乎的美食,比见了亲娘还亲。她一边狼吞虎咽,一边享受着她的唠叨,无非是工作上的琐碎,或者是听来的笑话。那一次,他来了兴致,哼唱起豫剧《倒窑大叔的婚事》里的唱段:“月光下,我把她仔细相看,只见她羞答答低低头无言……”他五音不全,嗓音像狼嚎着脖子似的,一边唱一边比画着动作,乐得她嘴里没来得及下咽的饭喷了他一身。

新冠疫情暴发后,她更忙了,总是聚少离多。他曾抱怨道:“我们都快成牛郎织女了。”

她朝他眨巴两下眼睛,抱歉地说:“想你的时候你就问月亮。”那时候,网上正流行这么一首歌曲。

她报名参加当地医疗小分队支援上海后,一个人的晚上,面对挂在天上的明月,他经常哼唱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》:“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,萧萧的冷风还带着寒霜,远隔千里你身处在何方,苦苦滋味我独自去品尝,问问我思念它有多长,你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,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,想你的心伴着淡淡忧伤,相思的泪水在不停流淌,只有默默地遥望着远方,把那相思的苦深深埋藏,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……”有时候,唱着唱着便泪流满面。她对她说过,这首歌就是为他写的。

新书架

《书谱释要与临摹》:书法爱好者的良好范本

★宋云龙

由原中书协主席张海先生题写书名、傅文治编著的《书谱释要与临摹》,日前正式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。

《书谱》不仅是一部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,也是一部杰出的草书名帖。不论是作为书法理论,还是作为草书名帖,千余年来,都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。但是,这部以草书为载体、以浩浩长卷为其展现形式的理论著作和法书名帖,因其识读困难,为后世学习、临摹带来诸多不便。同时,自《书谱》问世以来,对其理论阐释或法书解读的书籍可谓多矣,但是,或以理论为重点,或以艺术为重点,使得理论文本和艺术范本割裂开来,既

有违《书谱》的初衷,又为学习研究和临摹带来困难。

源于斯,《书谱释要与临摹》作者积平生之所学,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书法功底,将《书谱》以段落为单元,以右图左文的模式,从理论文本的译注、理论的释读和艺术范本的解析几个方面切入,对《书谱》进行重新架构,以特殊的展现形式,为广大读者分享《书谱》理论的奥妙和艺术的魅力,不论是就其理论的阐释,还是草书法帖的临摹指导,《书谱释要与临摹》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实用价值,是一切有志于书法理论研究和草书学习实践的书法家、书法爱好者所需的良好范本。

每天从新闻上看到上海疫情变换的数字,他的心像被人揪住似的,紧紧的,既为上海人难受,同时又在为她担心。好在武汉暴发疫情的时候,她曾去支援过,积累了一定的经验。不过,她一定很累。为了缓解她的紧张和压力,他在微信上一番感恩恩爱祝你平安之后,留言道:我现在已经不再是狼吼了,已经达到专业的歌唱水准了。

看来她的确忙,顾不上唧唧我我,回复只有简单的几个字:我很好,你放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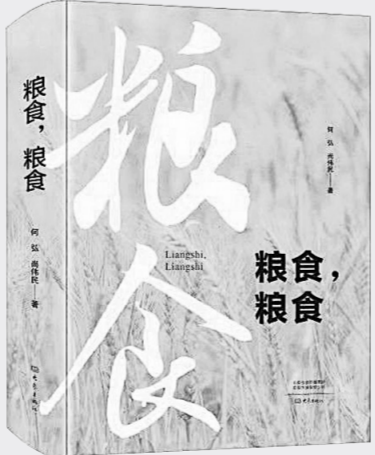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他忍不住问道:预计上海的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?

她说:全国各地都来守“沪”,上海一定没事的。现在的上海好比初一的月亮,要不了多时,就到了月圆的那一天。

他发了个微笑的表情包,同时回复:你在,上海的月亮一定会皎洁而明亮。她的名字叫月亮。

“亲爱的你不知道在怎样,夜深人静时是否把我想,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,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……”他不知道,每天下班后,听着他的歌声,月亮的眼里也会涌出泪来;听着他的歌声,满身的疲惫便会烟消云散,再接班时,依然精神十足。

连载



彼黍离离

豫北乡村,元宵节有“端灯盏儿”“偷灯盏儿”的风俗。“端灯盏儿”是广大农民的祝福活动,祈愿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对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少年们,这个活动充满了神圣与乐趣。

元宵节这天,天擦黑时,家家户

(Snowden J. D.)高粱分类系统的31个品种中,有28个品种起源于非洲,其中20个品种起源于非洲东北部的扇形区域内。在158个高粱变种里,只有4个品种起源于非洲以外的地方。也有部分专家认为,高粱原产于我国。在我国,高粱俗称蜀黍、芦稷、莠草、茨子、芦荻、芦粟等,南北各省区都有种植。其特性是喜温、喜光,耐高温,适应性强,分布于世界的热带、亚热带和温带地区,主产国有美国、阿根廷、墨西哥、苏丹、尼日利亚、印度和中国。

高粱米在中国、朝鲜、俄罗斯、印度及非洲等地均曾为食粮,既可以做成高粱米饭,也可以磨成面粉,单独或与其他粮食搭配做成面条、面鱼、面卷、煎饼、蒸糕、年糕等食品。由于高粱的产量上不去,经济效益也明显不足,近年来我国高粱种植面积大幅减少,尤其是东北地区,曾经被高粱覆盖的农田,大部分被玉米所替代。随着我国高粱消费量的增加,自产高粱不能自给,大部分依赖进口。2014年至2018年,我国高粱表观消费量都在800万吨以上,其中2017年消费量为890万吨,来自于进口的就达506万吨。

户开始“端灯盏儿”。家庭主妇早早地把发好、蒸熟的“黏面”做成各种各样的“灯盏儿”:最简单的圆柱形,有鸭蛋那么粗,在“灯盏儿”上端捏一个边沿,使中间凹陷,插一截缠绕棉絮,蘸了棉油的高粱糜(或苇篾)即成。也有的根据位置不同摆放不同的动物,比如放在大门口的“狮子”,粮食囤上放的“刺猬”,水缸里放的“青蛙”,鸡窝前放的“小鸡”等,在它们身体的某个部位捏出边沿,插上高粱糜。“端灯盏儿”之前,先把所有的“灯盏儿”摆在案板上,点燃芯捻,然后由孩子们端着到处放好:所有门的门墩上,厨房的灶神前、锅台上、水缸里、牲畜圈里等。

“端灯盏儿”时,要小心翼翼地用手捂住灯火,不能灭掉。放好“灯盏儿”,还要看着,不让别家的孩子“偷”走。等到“灯盏儿”灭了,才可以收起来。收起来的“灯盏儿”,被做成好吃的油炸年糕。

讲究的大户(人口多)还会祭“十二月灯盏儿”:按一年12个月做成12个“灯盏儿”(在每个“灯盏儿”边沿分别捏1~12个“褶儿”),晚饭后,把“十二月灯盏儿”点燃,摆在堂屋当门的八仙桌上,上香跪拜。祭

绿城杂俎

躺平

★高玉成

近年来,一些网友似乎和“躺”字较上了劲,先是有“葛优躺”,后有“躺枪”,如今又来了“躺平”;以后还有什么“躺”或者“躺”什么的,也未可知。

躺,的确是一件再舒服不过的事情。劳累了一天,往床上一躺,顿觉浑身上下每一个零部件仿佛被拆卸开来,散落到床上。你看人家葛优,骨瘦嶙峋的小身板子,往宽大肥厚的沙发上一躺,像泄了气的皮球,又像稀软有待下锅的油条,一不小心下到了沙发上,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和沙发粘糊在一起,揭都揭不开;那舒服劲,不然咋叫“葛优躺”呢。

躺虽然舒服,但有时也未必安全。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个醉汉,半夜三更醉卧街头,横身一躺,睡得不省人事;一辆汽车急驰而来,黑咕隆咚看不清,躲闪不及,结果就可想而知了;还好,总算是没出人命。这种好端端的没招谁惹谁,只想就地躺一躺就招来横祸的情况,被网友称之为“躺枪”。

“躺平”又是咋回事呢?这个问题我倒也留意了一下:有人说是要妥协,有人说是要放弃,有人说是要表达不满,也有人说是超然于激烈竞争之外,独步于“压力山大”之边等。我就纳闷了,好端端的那么多词可以使用,干嘛非要和人家“躺”字较劲,难道“躺”就没有自己的解释吗?难道“躺”着不舒服,非要让人家中“枪”吗?就这么一个“躺”字,被人搞出多少是非曲直来啊。

葛优的“躺”,只是想舒舒服服地歇一歇、休息一下;如果《我爱我家》中的老爷子照他肩膀上拍一巴掌,他浑身上下散落的零部件保管“咣”的一声紧急集合,一个鲤鱼打挺就跳起来,屁颠屁颠跑去干他的活了。如今这“躺平”可不一样,这一“躺”,是“平”着了,你睡咋咋叫他都沒反应,是决心赖着不起来了。你说前面自行车来了,他不站起来;你说汽车来了,他还是不起来;你说消防队的汽车来了,难道他还敢不起来吗?

言归正传。从“葛优躺”到“躺枪”再到“躺平”,“躺”不是问题,问题在于你“躺”是为了休养生息、恢复体力,起来更好地工作,还是“躺”在那里逃避现实、躲避困难,当装睡的人。如果是后者,不管有什么理由,找什么借口,也不管你说得怎样天花乱坠,仍不过是怯懦的表现。

“躺”是一件舒服的事,但不是一件用来逃避的事;想靠“躺平”逃避点什么,网友们早已给出了结论——迟早得“躺枪”!

粟虽然在古代漫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北方人的主食,但因其产量低、不好消化,自身存在着很多缺陷,今天主要作为杂粮供人们搭配食用。
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百四十六记载了宋金对峙时的一个事件:“是时,龟山沿路有金人遗弃粟米山积……成阡之众多福建、江浙人,不能食粟,因此日有死者不下二三百人。”南宋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金兵南下攻打江苏盱眙,南宋大将成闵列兵南岸与金人对峙,当时南宋拨给诸路士兵的粮餉本来就不足,加上连日大雨,粮草补给困难。金兵退兵后留下了大量的粟米,其他各路军队都能靠着缴获的粟米维持,唯独成闵统帅的士兵都是闽浙人,不吃小米,每天都会饿死二三百人。也就是说,那些闽浙士兵,因为吃不了小米饭,很多人被活活饿死。

小米细火慢煮,熬成小米粥,很受北方人喜爱,但熬成饭吃,却干涩难以下咽。所以,谈到八路军当年抗战的艰苦,常常会用“小米加步枪”来形容。由此看来,古人的生活与今人比起来,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

经《魏风·硕鼠》中“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”,其实是用“黍”指代粮食的。《吕氏春秋》《史记》中提到的粮食作物,也均有黍。我国古代还用黍百颗排列起来,取其长度作为一尺的标准,叫黍尺。横排的称“横黍尺”,纵排的称“纵黍尺”,旧制的尺即是纵黍尺。横黍尺的一尺大约是纵黍尺的八分之二。由此可见,黍在古代是被广泛种植和食用的。

黍,古称糜子,即黄米的原粮,原产于我国北方,是古代黄河流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。习惯上,黍、糜都是指一种粮食,有糯性与非糯性之分,去皮后都叫黄米。糯质黄米,可以做年糕、粽子。非糯质黄米,与小米类似,以食用为主,煮熟、做米饭、酿酒均可。有些地方对糯性黍与非糯性黍的叫法不同。比如陕西,把糯性的叫黍,黍米叫“软米”;把非糯性的黍叫糜,糜米叫“黄米”或“硬米”。

黍是与粟一同走进人类农业史的,与粟有着共同的特点:耐干旱、贫瘠,不怕盐碱,适应性强。这在农耕之初种植技术、土地质量低劣的条件下,尤其重要。